



孤胆英雄

陈甦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社出版“志願軍英雄傳”選本

- | | |
|-----------|---------|
| 百煉成鋼 | 望 昊 著 |
| 紅旗飄揚在空中 | 輕影 王守勤著 |
| 奇 襲 | 王程远著 |
| 優秀的營指揮員 | 前 驅 著 |
| * 在最緊急的關頭 | 里加 谷斯寧著 |
| 勇敢的天鷹 | 侯祖沛等著 |
| * 奮戰七峯山 | 老史等著 |
| 炮兵的眼睛 | 張釗 房亞田著 |
| 為了整體,為了勝利 | 曹鵬等著 |
| 孤胆英雄 | 陳甦等著 |
| 戰 友 | 路以丁等著 |
| 鋼鐵運輸員 | 孫吳 余昂著 |
| 為了傷員 | 冷楓等著 |
| 羅盛教 | 肖 琦 著 |

書名前有“*”者,即將陸續出版

孤 胆 英 雄

陳 甦 等 著

·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

787×1092 1/32 2 1/8印張 35,000字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

印數1—50,000

統一書號: 10009·150

定價(8)二角二分

孤胆英雄

陈甦等著
張作夏插圖



出 版 者 的 話

1. 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志願軍英雄傳”，全書共一百餘萬字，介紹了64位志願軍英雄、模範和功臣在抗美援朝鬥爭中的英勇事跡。

為了適應廣大青年讀者的閱讀需要和購買能力，經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同意，本社特從全書中選出27篇文章，分別編成14冊，每冊介紹了一位或幾位英雄、模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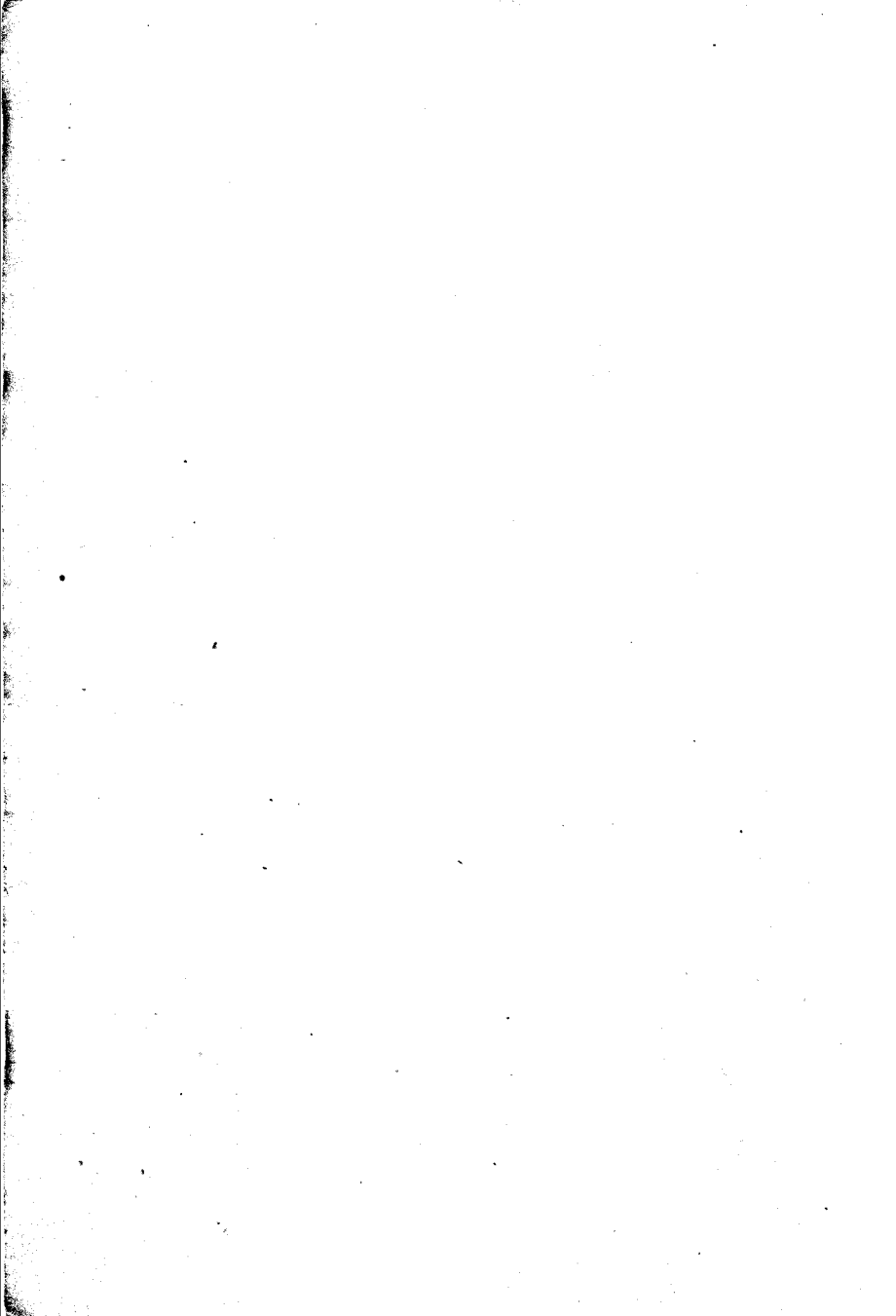
2. 本書介紹了兩次一等功、二級英雄、副班長唐鳳喜，特等功、二級英雄、戰士張桃芳和特等功、排長郭金昇的故事。

1956年6月

封面設計：丘陵

目 次

孤胆英雄.....	陈 楚 (5)
青年獵手.....	行者、立成 (31)
揭破定时炸彈的秘密.....	殷步实 (56)



孤胆英雄。

陈 楚

唐鳳喜，遼寧省庄河縣青堆子區土城子村人，1927年生。1947年6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0年5月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1年6月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任戰士、副班長。1952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在歷次戰鬥中功績卓著，1951年10月14日與1953年10月3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機關先後決定記兩次一等功，並於1954年2月1日授予“二級英雄”稱號。1951年12月與1954年3月1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先後授予二級戰士榮譽勳章和一級國旗勳章。1953年6月曾出席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上

1951年10月初。美國侵略軍的“秋季攻勢”在朝鮮西綫被打敗以後，又把戰爭的矛頭轉向中綫——金城地區。

前天還是風平浪靜的昌道里，今天，溝口上涌過滾滾人流。這人羣里有一位矮個子的志願軍戰士，拖着酸痛的兩腿，

低着头咬着牙一直往前走。他是那样激怒和激动，周身散发着腾腾的热气，看去，仿佛不是出汗，而是在冒火。

有的战士悄声问班长：

“这是誰？”

“唐鳳喜。”

“他怎么啦？”

“他刚从医院里休养回来。”那位班长回答，“他是帶着一肚子怒火回来的。到底怎么回事，我还没有完全弄清。”

早在一个月前，唐鳳喜因患严重赤痢病被送到野战医院休养。他的病在医生細心診治下一天天好转，慢慢能够扶着拐棍走动了。多少日子憋在山沟里怪闷得慌。那天他转到山沟口上，一下子天也开啦！地也大啦！空气似乎也清爽啦！心里着实痛快。他顺着公路走去。公路边上三三两两的朝鲜妇女，顶着装满石子的木盆，来来往往在修路。公路上不时地过着拉军用品的大车和捎粮食的运输员。

唐鳳喜慢悠悠地走向山脚下的茅屋，忽然听得有人喊：

“阿这細⊖，阿这細，志愿军阿这細！”

唐鳳喜刚一回头，两个孩子已经扑到他身边；一男一女，差不多一般高。女孩子叫英淑，最多也不过八、九岁。男孩子叫英浩，比英淑稍小一些。两个孩子灵巧俐索。英淑细条条的，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男孩胖乎乎的，有一副红苹果似的脸庞。

⊖ 朝鲜语，即叔叔。

唐鳳喜常到他們家來玩。他一來，兩個孩子总是老遠就喊：“阿这細，阿这細，”跑去迎接他。唐鳳喜有心去看望一下孩子的老祖母，他便邊叫着英淑、英浩，邊把他們抱起來，往屋里走。老大娘从屋里迎出來，見了唐鳳喜只是笑。

唐鳳喜來到屋里，就跟老大娘談到媽媽來信的事（他們用朝中兩國的語言參雜着作簡短的談話，並用手勢來幫助），英淑和英浩在一旁揉着兩只眼，流下泪來了。唐鳳喜不知他們為了什麼，急忙掏出手帕，給他們擦泪，並一聲接一聲地勸他們：“不哭！不哭！告訴叔叔為什麼？”孩子們的哭声未停，老大娘背過身去，收拾她那撿石子的木盆，準備去鋪公路。但是，從她那微微顫抖的肩頭上，可以看出她在抽噎，在極力把痛苦嚥進肚里去。

原來，孩子們的爸爸，在戰場上犧牲了；孩子們的媽媽，在田里插秧，被美國飛機的機槍掃死了。孩子們聽到唐鳳喜談媽媽的事，想起了自己死去的爸爸媽媽。

唐鳳喜是在苦難中長大的。他像英淑那麼大時，爸爸就被姜家的地主活活逼死了；媽媽拉着他要飯吃，才把他撫養成人。但是，他到底還有個可憐的媽媽呀，英淑、英浩卻成了沒爸沒媽的孤兒了。他常常覺得媽媽是最苦的人。但是，媽媽受苦的時候只有老大娘一半的年紀；媽媽只是在挨餓受凍的日子里拉把着孩子過活，老大娘卻是在敵人炮火底下，帶着孫子過日子，還去參加和敵人作戰的工作。先前，唐鳳喜只記住媽媽和那些祖國親人們囑咐的話：“孩子，去吧，去幫助朝鮮人民，也把咱們的好日子保住。”現在，他更清楚地看到，朝鮮

人民在忍受着極大的痛苦，站在斗争的最前綫，頑強地战斗着；他們不只是保衛了自己的祖國，也保衛了我們中國的和平建設。他想：老大娘拖着衰老的身体，还日夜修公路；我再也不能在医院里休养了，得要求回前方去呵！

远处傳來敌机声。唐鳳喜一手拉着一个孩子站了起來。敌机在不远的地方俯冲投彈。唐鳳喜覺出來孩子們在向他們偎緊，孩子們的小手牢牢地抓着他的衣服，手有些發抖。唐鳳喜望着敌机，攙住孩子們說：“不要怕，有叔叔保护你們！”

第二天，唐鳳喜帶着孩子們最喜愛的東西去到老大娘家里辭行。他帶着喜悅和害怕的心情去辭行。喜的是医院里終於批准了他立刻回前方去的請求；怕的是辭行的時候，老大娘少不得像媽媽一樣噙着眼淚笑着，送一程又一程。這還沒什麼。怕只怕英淑和英浩哭着拉着不讓走；那能用什麼話把不懂事的孩子說得心里明白呢？他走着想着。頭上有几架敌机在盤旋。他出了溝口，呀！敌机向溝口的小村庄投下了惡毒的炸彈和燃燒彈，小村庄立時變成一片火海，烟霧冲天。常常帶着笑容坐在門台上的老大娘在哪里？為什麼不見英淑和英浩？他怀着沉重的心情，顛顛仆仆地跑向起了火的小茅屋。還有什麼茅屋！拴牛的長繩挂在殘斷的樹枝上；老大娘的手攤開在繩頭上；孩子們常玩的“馬車”轆轤被氣浪推進了彈坑，彈坑旁邊倆孩子僵伏着，血肉模糊。……

唐鳳喜用泥土掩埋了老大娘和兩個孩子，帶着憤怒和仇恨走向前綫。



美國鬼子集中了第7师、第24师、李伪軍第6师、第2师，大約7万人，向金城一綫压过来了；楊口、麟蹄、鷄鳴山……全都展开了激战。敌人的飛機大炮猛击着轎岩山的每个山头，美24师的先头部隊已逼近到北漢江边。

14日下午，連里交下來任务：一排長余永才率領三班兩個組，配屬一挺輕機槍，由機槍副班長唐鳳喜帶着，立即出發，接守68号陣地。

在部隊运动中，唐鳳喜記熟了全部陣地的情况：拿人打比方，团的主陣地好比人头人身子，左右兩道大山樑好比人伸出去的兩只胳膊，68号这条300多公尺長的山樑子，就在胳膊前边橫着。你想打人，非巩固住这个陣地不可；人家想从兩边繞到你背后去，也非从这里过不可。这山樑的左右兩头被敌人的火力封鎖得嚴嚴的。从連的主陣地到这兒，中間有四五里開闊地，敌人不断地向開闊地打炮封鎖；他們來时費了个把鐘头的勁，还差一点沒讓炮彈打着。看起來，敌人一定会豁出大股兵力來强攻；我們呢，不到天黑，增援是个难事。

68号陣地的山樑子上，一共有五、六个小山包。唐鳳喜的機槍安放在中間最高的山包上。西头一个步槍組，3个人。东头地势坡度大，尽头的那个小山包，向南伸去，有小荊刺叢，可能是敌人攻击的重点，排長親自帶一个組安排去了。

整个下午敌人沒动静。过了一夜，敌人还是沒动静。

拂曉，敌人的炮火急襲开始了。立刻，山搖地动，人像突然走進大工厂的机器房，心似乎要跳出來。唐鳳喜抬眼看看，滿山都是烟，什么也看不見。有一刹那，他覺得像掉在深水

里，頭腦有些昏昏的。但是，回頭一看，老射手共產黨員謝殿清，正在不慌不忙地擦掉機槍上的塵土，时不时地抬眼朝這邊望望，好像是說：“準備好了，副班長，你只管下命令吧！”唐鳳喜心里想：“我是怎麼啦？為什麼不檢查檢查陣地上的情況！”他一眼看見彈藥手齊有福，對他說：“沉着氣，齊有福注意防炮，把梭子壓滿！”他喊着，又想起西頭那個步槍組，便喊道：“喂！三班副，三班副！……怎麼樣？負傷一個！”他向東邊望望，排長那邊沒動靜。

“副班長，敵人要上來了，看，煙幕彈。”謝殿清已經把機槍架好了。

陣地前升起一團團白煙。排長那邊還是沒動靜。

從東邊山坡上過來了一羣人影。“是誰呢？”唐鳳喜心里疑惑。

“副班長，那是敵人！”謝殿清喊道。

“現在摸不清排長的情形，我來代理指揮！謝殿清，連續掃射！用機槍掩護三班沖擊！”唐鳳喜挺身站起，轉過臉向最西頭的那個山包喊：“三班副，你帶着那個同志從岩下插過去，把敵人打下山包！”

三班副他們剛插過去，正遇上撲下來的敵人；隨着激烈的槍聲，兩個人几乎是同時倒下了。敵人一個多班攻進了凹部。謝殿清在敵人的火網下猛烈射擊，情況十分危急。唐鳳喜滾出工事，睜眼工夫到了凹部。他先打出兩個手雷，跟着就沖了過去。山包上敵人的機槍還沒來得及向下壓，唐鳳喜已追上潰退的敵人，像趕羊似地把敵人壓上東邊的山包。山包上的

敌人被潰退的敌人冲得站不住脚，丢下十几个屍首，也折回头就跑。

唐鳳喜攻上山包回头一看，齐有福正給三班副班長他們包伤。

“三班副，怎么样？”

“伤不輕。”齐有福冲口答出來。

“你們下去吧！”

“不，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副班長說。

“伤这样重，还是下去吧。請你告訴連長，陣地一定能守住。”

敌人从东边又攻上來了。唐鳳喜喊道：“齐有福，把三班副的自动槍送过来給我。謝殿清，坚决地打！”

負了重伤的副班長爬到高山包底下的那道石岩时，还听见68号陣地上边响着激烈的槍声。

12点前后是連長最焦急的时候。两个多鐘头了，派去68号陣地送水送彈药的理髮員姜清水还没回来。現在各个陣地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排能不能再抽出一个組去增援唐鳳喜还是个問題；就是能，也还得一些時間才能到。而68号陣地上却正在起着难判断的变化，先前槍声是一陣陣响，剛才滿山樑子上还响槍，現在却不响了。連長估計有兩個可能：一个是陣地被敌人全部占領；一个是敌人挨打以后，正在集中兵力。連長希望的是后一个情况，但是他作的是最坏情况的准备。他讓副連長親自到各排去尽可能地抽出兵力，准备晚間反冲击，

并立即派通信員去了解情况。

連長正着急，理髮員姜清水回來了。他給姜清水倒了一杯水，沒等姜清水喝完，就急着問：

“說吧！情况怎么样？簡單点。”連長知道姜清水是个說話轉大圈子的人，先提醒他。

“好。我爬到山半腰，分不出哪个山包高哪个山包低了，听着西边槍响，我想有門，槍响，准有咱們的人，誰知上去一看，是大鼻子，精啦！要不是我走得快，那可就——”

“这么說兩头都有敌人了。見着唐鳳喜沒有？談談唐鳳喜他們的情况。要簡單。”

“后來我找到了唐副班長，他們3个人守着大小兩個山包。都是好样的。敌人从3面攻，都被他們打下去了。唐鳳喜真行，机槍、手榴彈、自动槍，打哪兒一指一个准，还外帶教会我用敌人的‘八粒快’撂倒6个大鼻子。我不想回來，他不依，叫我回來报告：陣地一定能守住，就是需要彈葯。不过，叫我看，还是要早派人去，虽說打死了敌人100多，可攷來的鬼子还很多。”

兩点多鐘，一排副排長帶着增援小組上去时，唐鳳喜他們剛打退敌人的又一次反冲击。他向副排長彙报了陣地上的情况，接着就建議：从打响起一直不見排長他們的动静，現在應該讓人去弄清他們的情况；更主要的是东边山包上的敌人對我們威脅最大，得想办法把他們搞下去。找着排長兩下里配合更好，找不着也干它一下。副排長同意他这个建議。派誰去呢？唐鳳喜請求担当了这个任务。

唐鳳喜翻下高山包左后側的那個岩頭，立刻滾進荊棘叢里，向東邊盡頭的那個山包爬去。兩下的距離有一里路。但，這是他一生難忘的一里路。他的全身被尖尖的荊棘包圍住，他的頭上有成羣的敵人占着每個山包。只要他爬行時稍稍把荊叢的波浪滾大了些，只要他的頭稍稍抬高一點，他立刻就會被敵人發覺。他几乎是閉住呼吸，把全身的力氣和重量集中在左肘上，一點一點地向前挪。新刺重復着扎進舊刺扎破的傷口，臉上、臂上、腿上，几乎全身都是血。他忍着疼，不斷地向前爬。他想着：只要忍過一段路，只要找到排長，就能消滅這些山上的敵人。

他爬到排長他們守衛的那個山包，在刺叢里聽到有美國鬼子說話的聲音，心就猛一沉。但是，他並沒有失去沉着和鎮靜，他從刺縫里看見敵人頭上裹着白繃帶，斷定這是敵人的傷員。他端起自動槍，打死掩體里的敵人，急忙尋找排長和那個步槍組。當他在山坡上找到戰士田富貴的屍體時，才發覺對面山上敵人的重機槍在向他猛烈開火，才聽到高山包上正響着激烈的槍聲。在火網里不容許他穿來穿去找尋已經犧牲的排長和戰友。他估計敵人又在向我們反沖擊，陣地上一個人抵十個百個人用，不能再在這兒停留。他將田富貴的屍體揹進掩體，作下記號，急急地順原路返了回來。

他趕到高山包的石岩下，山上的槍聲停止了。他從岩下向高山包上爬去。他累了，被荊棘扎破的四肢和臉上非常疼。但他系念着戰友，吃力地向上爬着。他翻上石岩，還沒仰起臉來便影影綽綽地發現有人滾下山去了，後邊的一個像謝殿清。

謝殿清怎么下去啦？怎么下去这么多？山上怎么样？他一抬头，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个美國鬼子爬上了山頂，有的平托着槍躬着腰向工事边上潛行。原來在他离开陣地不久，敌人向山头上發动了一次大規模的反冲击。战斗持續了將近一个鐘头。虽然打退了敌人不分次数的三面集团冲击，但是，陣地上我們的5位同志也牺牲了兩個，3个負重伤。机槍打毀了，謝殿清拖着兩条負伤的腿，握着一顆拉开弦的手榴彈，掩护两个昏过去几次的同志撤退，以后，自己滾下了石岩。

爬上山头的敌人正在搜索，撤退的战友正在身后爬着，時間不容許唐鳳喜作瞬息的考慮，他决心要夺回我們的陣地，保护負伤的战友。他記不清他怎样把手雷扔上20多公尺高的山頂，也記不清敌人的槍怎么会摸到自己手上。奇怪的是：当时他竟沒想到只要有一个敌人拘一下槍机，就会把他打倒；也竟沒想到距离那样近，自己扔出去的手雷能把自己打伤。他只記得当时老想着一句話：打上去！坚决打上去！

打上去的时候他什么也沒細看，打上去以后，一切都浮現在他眼前。面前，敌人的重机槍在吐着火舌；左右兩側，成羣的敌人离他还不到100公尺。他3面受敌，而背后又是一道难爬的石岩，倘使敌人从正面爬上來，誰是他兩边的帮手？当他迎面面前的敌人时，敌人会不会从背后把他打死、把他捉住？他不自觉地向身后望去。烟霧里，連的主陣地，团的主陣地好像离他更远了。“现在就我一个人了。”他呆呆地看着模糊的山影，慕地記起謝殿清他們滾下山坡的情形。他們会把情况向連長报告的。連長說過：“寸土必爭，有一个人也要守住它。”